

香港“袭警案”幕后真相

香港：叶东海

“偶然”or“必然”？

2021年7月1日晚间，香港人梁健辉在香港铜锣湾持刀刺伤1名香港警员后，以刀刺心脏自杀。事件发生后，网路流传一段近距离拍摄的现场视频，总时长约2分钟，视频画面一开始拍摄到行凶者在铜锣湾记利佐治道行走，随后将镜头提前对准路边被刺巡逻警员，并完整记录了行凶者走过街口后，突然转身从裤袋掏出尖刀从背后刺杀警员的全过程。刺杀动作发生后，拍摄者并未马上逃离，仍保持较好的拍摄角度。该事件现场视频拍摄者为香港“法轮功”记者王冬燕。事后，有专业人士表示，王冬燕拍摄的这一视频，宛若提前预知般的“上帝视角”，究竟是“偶然妙手”的巧合，还是早有预谋，答案不言自明。

再把时间线拉长，据香港法轮功内部不愿具名的信众向记者反映，在王冬燕遭警方调查后，香港“法轮功佛学会”会长、“新唐人电视台”香港记者站记者、“大纪元时报”采访主任梁

珍，竟立即要求香港“佛学会”将王冬燕等人“炒鱿鱼”，并要求所有人将该二人联系方式删除，不得与其联系。梁珍此举，颇有“欲盖弥彰”的意味，诸多了解内情的香港法轮功信徒感到“寒心”，认为梁珍“弃车保帅”、“落井下石”，做法令香港法轮功信徒强烈不满。从“预知”般的现场拍摄，再到“过河拆桥”般的清洗当事人，法轮功在香港的一系列操作不禁让人怀疑，七一袭警案背后，究竟还有什么隐情。

“孤狼”or“群狼”？

在这骇人听闻的“孤狼”恐袭背后，法轮功暗中操控的影子若隐若现。据现场熟悉法轮功的内部人士爆料，在1日“袭警”现场，“大纪元时报”还布下了一张密不透风的采访网，据不完全统计，除此前公开的“大纪元”记者王冬燕外，同一时间还有采访主任梁珍，新闻主编吴雪儿，摄影余钢、宋碧龙，文字及摄影记者王允怡和Bill Cox夫妻等6人在现场活动。有采访、有摄影、有主编、有记者，小小铜锣湾记利佐治街一时间竟有如此多法

轮功背景人员，“不约而同”地在附近活动，唯恐不能报导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这些难道都是巧合吗？

更有甚者，在当晚事件发生后，港警通过现场盘查发现一名可疑人员朱倩欣，该朱姓女子自中午12时许就怀抱公仔熊在铜锣湾周边逗留观望，疑似提前“踩点”。据知情人士反映，这个不到20岁的女孩曾频繁在社交平叫器“五大诉求”“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高调支持反送中，对政府及警员敌对情绪明显。更有趣的是，该朱姓女子其实早于2010年11月就曾出现在“大纪元时报”报导中。朱倩欣，这样一个可以轻易欺骗蒙蔽并当枪使的好物件，是否2010年就被“法轮功”纳入视野，背后玄机耐人寻味。

虽然此前官方将该案称为“孤狼式”恐袭，但种种迹象表明，在“孤狼”背后的是法轮功“群狼”环伺。至于为何法轮功要如此“巧合”地安排“狼群”或明或暗地埋伏在案发现场，打的“算盘”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的高层才能回答。

“畏法”or“畏罪”？

据接近香港法轮功的内

部人士透露，港区国安法公佈实施后，法轮功上至高层、下至普通学员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在“袭警案”之后，香港法轮功高层纷纷藉口逃离了香港，颇有几分畏罪潜逃的架势。该人士了解到，7月7日，“法轮佛学会”会长、“大纪元时报”采访主任梁珍秘密离开香港，从当日起其在YouTube的“珍言真语”节目改为视频连线采访；同日，香港“大纪元时报”社长郭君秘密离开香港，除“大纪元”部分高层骨干知悉外，郭并未告知其他信徒；7月23日郭君丈夫廖晓强离港返美；同日，香港“佛学会”副会长刘惠卿从香港机场离境，据传其已前往美国三藩市；8月3日，“希望之声”电台香港站负责人刘超祺逃往美国……一连串争先恐后逃离香港的法轮功高层，其内心所畏惧的究竟是不是“袭警案”的东窗事发，值得深思。

事实上，梁珍早在案发之前就开始提前策划逃离香港，早在2021年2月，在“法轮功”旗下“天梯书店”仅仅成立8个月，梁珍便主动将自己从董事中除名，这之后，身兼“佛学会”会长，“大纪元”采访主

任等要职的梁珍，却再未担任“法轮功”组织旗下任何机构的董事，这若不是做贼心虚，还能如何解读呢？梁珍等高层早早忙着将自己从“法轮功”机构董事名单中剥离，表明法轮功从2021年初就着手准备逃离，并企图规避因担任法轮功机构董事而被追责通缉的风险。

香港法轮功一众高层纷纷“走佬”，法轮功组织在港实际已“名存实亡”，却留下一批盲目受骗的学员信徒在香港苦苦支撑，其背后的思量，恐怕不仅是对港区国安法的畏惧，更多还有对“袭警案”事发后的“牢底坐穿”的恐惧。

法轮功“狗急跳墙”早有前鉴

事实上，不难揣测香港法轮功这次“狗急跳墙”背后的心理历程。作为美西方政府关注支持日益减少，在港生存空间被日益挤压的“夕阳”组织，许多曾经的信徒都跟记者回馈，如今的法轮功组织涣散，高层内斗，信众流失，早就是一摊散沙，穷途末路，法轮功丧心病狂地把攻击物件直接指向维护香港法纪的港警，是妄想冲击港警

这张法纪大网，通过刺伤甚至杀害港警以挫伤正义士气，意图达到破网效应，希望借此与“港独”“黄丝”们沆瀣一气，达到声张“港独”重获“美援”的目的，但奈何这班高层“贼心大贼胆小”，真正出事后面对警方逐步逼近地调查与社会“人人喊打”的境况，纷纷“走为上计”，空留一地鸡毛。

最为关键的是，作为反华乱港，支援港独的组织，法轮功连同背后的外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祸乱香港的图谋，依然在作着狗急跳墙的垂死挣扎，这些令人愕然的举动，早从当年操纵信徒们“自焚”就能看出端倪。作为一个畸形的邪教组织，每当面监“绝境”，其内部的“自毁”基因就开始作祟，妄想以“鱼死网破”来博得声名，可悲可叹。

作为打着“宗教组织”之名却行着“政治组织”之实的法轮功不清楚，目前面临的形势变了，之前装模作样的手段不管用了，狗急跳墙的手段只会进一步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感，当邪教妄图搞“武装革命”，甚至将无辜群众夹在中间时，它所面临的，只有毁灭。

美国在阿富汗20年经营的“好牌”

廖省：林越

国际社会不会忘记，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和平接管喀布尔，31日是西方人员撤离阿富汗的最后期限。回顾2001年，美国及盟军以“反恐”之名挥师阿富汗，数周内塔利班政权败退深山。不料，20年“民主”经营，一朝仓皇败退，美军全面撤离阿富汗。

中国CG画师乌合麒麟9月4日在微博发布最新作品《Nuts》(扑克中的暗语：好牌)，并加上副题《美国的世界赌局》。配文取自美剧《纸牌屋》台词：“说的对，我们不屈服于恐惧，我们制造恐惧。”(That's right. We don't submit to terror. We make the terror.)画面注文：“又是一手好牌吗，先生？”(HOLDING THE NUTS AGAIN, SIR?)

在这幅画面中有张牌桌，中间站着一名红脸恶魔荷官，左边坐着一名少女和一名男童，右边是一名美军士兵。女孩的形象是《国家地理》杂志在1985年6月发表的封面照“阿富汗少女”，当时苏军侵入阿富汗，西方支持阿富汗人民反抗苏联。照片中时年12岁的女孩名叫莎尔巴特·古拉(Sharbat Gula)，是美国摄影师在阿巴边境难民营拍摄的。

小男孩是叙利亚战乱的

代表形象。2014年，在阿勒颇的废墟里，名叫奥姆兰·达纳什的男孩刚被救出来，眼泪在全是灰尘的脸上划出道道痕迹，照片引发了国际对叙利亚人道问题的关注。相隔30年的两个少年坐在牌桌的左侧。女孩手里仅剩一个筹码，而唯一的纸牌握在男孩手里。筹码上有一滴黑色的油，外侧一圈淡红色，可理解为血色的石油；影射中东多年战乱让无数百姓流尽鲜血，而美国对穷困的最后一点石油也要压榨到手。

两个孩子的对手是一个美国大兵，背影占了近一半画面。他前面是堆得满满的筹码。那是包括从两个小孩手中“赢来”的。大兵左手有很多牌，有绿色的病毒，发射导弹的飞机，插满待射导弹的军舰，还有各种炸弹爆炸及“认知作战特色武器”沾血的白头盔等。

大兵左臂的臂章有两把交叉的剑，上绣“MOUNTAIN”字样，说明他隶属于美军第十山地师，是全美唯一的山地师，是美军在阿富汗的主力部队。大兵腰部配枪旁挂着新冠病毒模样的暗色手雷，大兵白净微胖，不像是前线作战部队，他的背包似乎装着“信息作战装置”，有一个充满红色液体的输血管子，内装什么基因武器？让人联想到“德特里克堡”。

美国大兵的右手弯到身

后，从红脸荷官那条长着倒刺的尾巴接过递来的牌，赤裸裸出千，而牌面是当年美国栽赃伊拉克的“洗衣粉”，另一张牌面则是身披德国纳粹军帽，背景是日本太阳旗的自由女神，暗讽美国在“自由民主”粉饰下，奉行当年纳粹的扩张、侵略政策。牌桌上是寓意石油资源的油桶，在油桶上设牌局、玩千术，显然醉翁之意不在“赌”，而是中东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用尽一切手段攫取石油资源，是美国政客的重要目标。

红脸西装男子是画作的“核心”，长角的男性在西方文化中被称为“来自地狱的魔鬼”，其站姿像一位在台上高谈阔论的政客，红皮肤象征“极端”和“贪婪”，那双血红色的手不知沾满了多少国家无辜百姓的鲜血，在道貌岸然的背后，是一个魔鬼的形象。红脸男还有一条长尾巴，可帮它实行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暗示美国为实现其阴谋，可使用一切不法手段；这条长长的红尾巴，象征着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常搞“长臂管辖”那一套。

在红尾巴后面，一个小女孩高举双手。那是2014年一位摄影师用长焦在难民营里拍摄，时年3岁的叙利亚女孩胡蒂娅(Hudea)，以为摄影师拿的是枪，赶紧恐惧地表示投降。画面右边是高塔状建



筑物，顶端一圈光环，象征人间“圣地”，或指美国作为“世界灯塔”的山巅之城。不过对比《指环王》中的“魔都”，以及英国作家托尔金《魔戒》系列故事中的黑暗塔和“索伦之眼”，相信大家都能看出这些建筑物之间的“神似”之处。

在牌桌不远处执勤警戒的持枪美军，头上都有类似于自由女神头顶的金色“尖刺”，然而手上却沾满了鲜血。背景中四下已成废墟，大楼也站满戴着自由王冠的美军；讥讽西方以武力入侵他国时，把自己包装成“解放者”和“自由使者”，硬往自己脸上贴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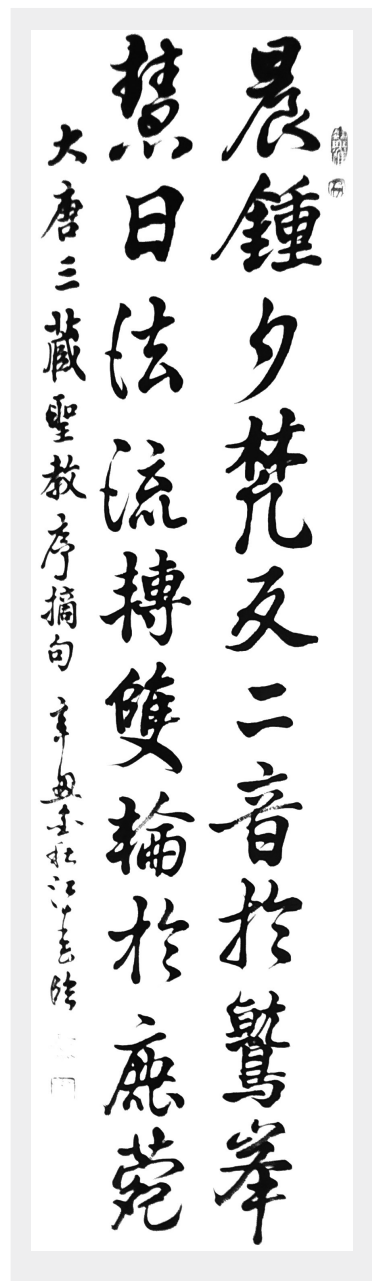
从高楼向四处伸展很多线路，象征着网络世界的光缆，画家可能想提醒大家，伴随着美军军事活动的背后，有着庞大的基于互联网的“认知作战网络”，揭发西方操控网络与媒体舆论，通

过互联网不断散播各种政治毒素、文化毒瘤，祸害世界和谐共处的政治生态。

空中代表美军运输机的飞龙朝高塔飞去，有两人自上而坠，令人想起美军从喀布尔撤军时藏在运输机起落架不幸坠下的少年兄弟。有好莱坞巨星在中东的废墟上说：“这里的民众失去了一切，但他们很高兴，虽然他们一无所有，但是他们自由了。”那是真的吗？

既然美国和荷官在赌桌上联合作弊，作为他们的对手，不论是叙利亚小男孩还是阿富汗少女肯定百赌百输，那么可以不赌吗？哎！不想不赌？先问问这些拿枪的士兵同不同意？

不靠牌技、出千作弊、恃强凌弱，是无法长久的。看上去美国在牌桌上赢了，但代价是“自由女神堕落”、“山巅之城沉沦”、民主灯塔暗淡……坏了祖宗的“好牌”！



江春书法作品 临圣教序摘句



廖春远(苏丽安蒂)在总统府演出后获苏加诺总统接见

起源于中国清朝的《白蛇传》(Ular Putih/Ouw Peh Coa-Pai Sheh Chuan)也一样。殖民时期已在斯丹布尔剧团和贵族剧团上演，1994年，戈玛剧团又将其改编成歌剧。近来，武侠故事薛仁贵(Sie Jin Kwie/Xue Ren Gui/Hsieh Yen Kuei)被改编成戏剧，分上下两场，2011年和2012年在雅加达伊斯玛伊·玛祖基艺术中心(TIM Jakarta)上演。这个经典的中国故

事，在印尼以武侠故事的形式走红，自1894年第一次出版以来就一直很受欢迎。它根据明朝的《三国演义》(Samkok)撰写的，元代再次流行起来。

“中国的三个梦想”(The Three Dreams of China)由三位印尼艺术家在邻国马来西亚合作完成。他们分别是梭罗的民族音乐学家和作曲家亚力斯·德亚(Alex Dea)、日惹的著名舞者迪底·尼尼·多沃(Didik Nini Tho-

艺术表演舞台上的华人(6)

尤莉安蒂·巴拉妮(Julianti Parani)

wok,又名郭春连,Kwee Tjo-en Lian)(详见第三部分迪底·尼尼·多沃:舞蹈艺术大师),以及泗水的舞蹈设计师良伽(Liangga)。2003年2月15日,他们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Esplanade Recital Studio)的中国艺术节(Chinese Festival of Arts)上表演了名为《脸面》(Face)的系列节目。这一系列节目向全世界展示了华人的状况,突出中国侨民的个人经历以及各自对环境的反应。他们描述了爪哇海和周围的领导氛围,一个半红半白的面具,一个梨包含的简单真理,以及对中国和中华性的三种不同理解。亚力斯·德亚在作品中,通过视频投影和动作来探索人的潜意识。迪底·尼尼·多沃因擅长印尼、印度、日本和西班牙的各种传统舞蹈,故把它们与中国传统舞蹈相结合。良伽则将各种舞

蹈的精华汇集集成一支表现人类无知与傲慢意识的舞蹈。这三位舞蹈家通过协同合作,借助作品表达了对和平的祈祷。

并非只有华族艺术家和文化学者为印尼的表演艺术发展做出贡献。在梭罗苏丹巴古布沃诺十世(Paku Buwono X)统治期间,梭罗的华裔商颜锦(Gan Kam)和李月昌(Lie Wat Djiang)开创了真人哇扬戏表演的商业舞台。1899年,他们把真人哇扬戏从王官搬到理理维达利人民娱乐园(Taman Hiburan Rakyat Sriwedari)的商业舞台上表演。1928年,颜锦去世后,这类商业舞台在三宝壟的厄斯蒂潘多沃艺术公司(Ngesti Pandowo)(1937年)和雅加达的巴拉塔真人哇扬剧团(Wayang Orang Bharata)(1970年)得到进一步发展。尽管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风风

雨雨,但这个商业舞台至今仍屹立不倒。

苏加诺执政期间,有一位来自玛琅的真人哇演员/舞蹈家,名叫涅丽·余玉华(Nelly Ie Kiok Hwa),她经常被邀请到王官表演。后来,总统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拉娜·朱维达(Ratna Juwita)。

詹姆斯·达南迦佳(James Danandjaja,又名陈苏林,Tan Soe Lin)是印尼大学(Universitas Indonesia)的退休教授,他是研究印尼民间传说的人类学家,同时精通芭蕾舞和印尼舞蹈。

值得一提的还有舞蹈老师和舞蹈艺术家苏丽安蒂(Surianty,又名廖春远,Liu Chun Wai)。她是出生于雅加达的华人,著名的瓦隆·丁宜咖啡馆(Warung Tinggi)老板德顺和(Tek Soen Ho)之女。在苏加诺执政时期,她是著名的十二动作舞(Serampang Duabelas)舞蹈家,也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地区的马来舞代表人物。她精通东南亚各种传统舞蹈,后来还在香港(1980年)、雅加达



《自由周刊》(1959)85期封面,余玉华剧照

(1992年)和广州(1993年)创立了东南亚舞蹈团。

结语

在印尼,中华文化已经与印尼本土文化相融合,但为了加强印尼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需要加以介绍,中华文化是印尼民族特征之一,因为其真实性和典型性能够成为印尼的民族认同。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完)